

学生知识文库



齐白石

上

林浩基 著

XUESHENGZHISHIWENKU

中国青年出版社

学生知识文库

齐白石

上

林浩基 著



XUESHENGZHISHIWENKU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徐迎新

封面设计:许欣

齐白石(上下)

林浩基/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沈铁锦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418.75印张 904,138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3版 2003年4月锦州第9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871.10元(全43册)

ISBN 7-5006-2980-X/K·349

正由于爱我的家乡，
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
大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
生的生命，因而花了我的
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
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
在诗里。……

——齐白石

目 录

一、春的祭奠..... 1	十九、夹缝之中..... 154
二、善男信女..... 10	二〇、借山吟馆..... 160
三、“湘勇”作恶..... 18	二一、北上西安..... 169
四、爱憎之间..... 26	二二、绝意仕途..... 179
五、枫林蒙馆..... 82	二三、卖画燕京..... 188
六、雷公神像..... 39	二四、初会杨度..... 195
七、耕读生涯..... 48	二五、清凉世界..... 206
八、情窦初开..... 57	二六、大匠不死..... 216
九、难解难分..... 65	二七、唯国是从..... 224
十、拜师学艺..... 73	二八、人情世态..... 232
十一、黄道吉日..... 81	二九、生离死别..... 240
十二、一套画谱..... 91	三〇、幸会英才..... 249
十三、门墙问师..... 100	三一、定居北京..... 259
十四、新的起点..... 108	三二、困厄之中..... 266
十五、白石山人..... 117	三三、衰年变法..... 276
十六、卖画养家..... 127	三四、“南吴北齐”..... 285
十七、龙山七子..... 136	三五、岁寒三友..... 295
十八、“逼上梁山”..... 145	三六、名播海外..... 304

三七、艺专任教·····	313	四五、“第五知己”·····	384
三八、国难当头·····	328	四六、画斥权贵·····	393
三九、难辨真假·····	382	四七、走进光明·····	402
四〇、谁能料到?·····	341	四八、九十初度·····	411
四一、画鬼论人·····	350	四九、崇高荣誉·····	419
四二、“停止见客”·····	359	五〇、永世长存·····	427
四三、知音难觅·····	368	后 记·····	485
四四、“磨墨山姬”·····	377		

一、春 的 祭 奠

一辆浅绿色的小卧车，缓慢地驶上了西直门的立交桥，向西郊奔去。

她依偎着车厢的右侧，不时撩起帘子，望着窗外闪忽而过的街市、楼宇、人流、树木……

车外一片明媚的春光。嫩绿的柳枝，象害羞的姑娘，在温暖的阳光里，垂着头，飘拂着。路边上，青青的芳草，盛开的野花，粉红色的，淡黄色的，在柔和的春风里，轻轻地摇着、笑着，带着几分的醉意。

几只小燕，快乐、自在地从车前掠过，冲向蔚蓝的天空。它很得意，大概自觉是春的使者，呼唤着，带着一个个新生命的梦，来到人间，来到了每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们的心田里。

茶色的尼龙网纱衫，罩在洁白的的确良衬衣外面，使她显得更加端庄、素雅。她不时用右手梳理着被微风吹乱了头发，象是整理着杂乱无章、自由飞驰的思路。……

昨晚一夜难眠。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她盼望了多久？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二十五年来，她无时不在思念那位长眠于西郊的老人——一位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她的义父。

他与她，父与女，从结识到分手，只有短短的七年，然而他们之间深厚真挚的感情，胜过了相处一辈子的亲人。

老人刚毅、率直。遇上他情绪不好时找他画画，他常常不画。但是，只要她走到老人面前，老人就高兴起来，挥毫泼墨，意气风发。

她似乎是他的艺术之灵。她的一个倩影，一个笑靥，对老人无限敬重的一句话语，就象那催开新生命的春风，使他胸怀舒畅。

在她的记忆里，诗人艾青同老人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比她早。不过，艾青请老人画画时，还常常邀请她同她的爱人一道去西单的垮车胡同。

记不清是那一天了。王昆仑老先生陪着陈毅同志来到她的家。她和祖光都感到十分的意外和高兴。原来呢，他们也是邀请她和爱人一道去探望老人，请他画画的。……

思绪随着卧车在飞驰。往事如织，历历在目。难忘的回忆，使她白皙的脸上，泛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平静的神态里，隐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复杂的情感与哀思。

她同老人一样，走过了漫长的、艰辛而辉煌的艺术道路。不过，一位是丹青大师——蜚声中外画坛的一代宗师齐白石；一位是评剧舞台的奇葩——著名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他们分别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与生命。

是共同的遭遇和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使这两位年龄相悬七十多岁的一老一小结识到了一起；他们的相识充满着喜剧的色彩。

五十年代初叶的一天，于非闇、欧阳予倩、梅兰芳、夏衍、老舍、阳翰笙、洪深、蔡楚生等首都文艺界的名流，从不同的地方，赶到了她的家。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使这一处简朴、幽静的小庭院，充满着热闹欢乐的气氛。

这是她的丈夫吴祖光特意举行的一个别开生面的敬老宴会。

这一天，老人由护士伍大姐搀扶着，十分高兴地来到了她的家。吴祖光、新凤霞见老人银丝飘拂，满脸春风，立刻迎了上去，

恭恭敬敬地搀扶着老人落座。

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的相知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年代。她早就酷爱老人的画；老人听到她甜美的唱段和名字也自然比这次会见早好多年。

他和她都庆幸能有这么个机会相见。

老人紧紧地拉着新风霞的手，慈祥地、亲切地端详着、凝视着。

“您不要老看人家，多不好意思。”伍大姐附在老人的耳旁，大声地说。

“她可爱，她美丽活泼，为什么不能看？”他显然被伍大姐的话语激怒了，生气地反驳。

新风霞见老人生气了，赶忙说：“您看吧，我是演员，不怕人看。”

“您看吧，您看吧，……”吴祖光高兴地上前，亲切地安慰着老人。接着，屋里响起了一阵阵欢乐的笑声。老人在这欢乐的笑声里，神情舒展了，爽朗地笑了起来。

“老师喜欢凤霞，就收她做干女儿吧！”郁风凑到老人的身边，风趣、恳切地提出建议。

“这倒是个好主意。”黄苗子说着，微笑着注视了一下新风霞和吴祖光。

新风霞表面平静，但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跃跃欲试，想立即走到老人跟前去鞠躬。吴祖光的眼睛，也放射出了激动的光芒，在感激客人，在鼓励凤霞。

于是，又在一阵阵的欢笑声中，新风霞恭恭敬敬给干爹行了礼。

第二天，老人在自己的跨车胡同寓所，亲切地款待了自己的干女儿干女婿。

他颤巍巍地从画案底下的行篋里，取出了一卷画稿，每张上面，只画着一、二只草虫，有点水的蜻蜓，翩跹起舞的蝴蝶，还有匆匆来去的蜜蜂，唱着悦耳的歌曲的知了……那一只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小生命，使新凤霞爱不释手。

老人让干女儿挑。新凤霞翻来复去对比了好大一阵，最后挑了那幅知了。

老人高兴地站了起来，移步到画案前，凝视早已铺在案上的知了片刻，挥笔补画了一枝秋天的枫树，那知了刚好落在树枝上。丹枫如火，象燃烧着的生命，蕴含着老人多么深沉的情怀与思绪！

换了一支笔，老人在画上题了两行字：

祖光凤霞儿女同室

壬辰七月五日拜见九十二岁老亲题记

这幅《红叶秋蝉》一直被新凤霞珍藏着，可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粉碎“四人帮”后，这艺术珍品，失而复得，又回到了女主人的身边。然而，老人却永远地离去了。……

汽车嘎地一声停住了，打断了她的思绪。一队身着白衬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抬着一个花圈，从车前越过。

花圈是用一朵朵洁白的花组成的，在晴朗的阳光下，象迎春盛开着的白玉兰，放射着耀眼的清辉。中间那个剪裁十分精美的金色大“奠”字，显得十分庄重、圣洁。

他们去哪里呢？她想，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噢！都一样，不都是去祭奠那长眠地下的民族之魂吗？

是的，他也是中华民族之魂。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生涯里，他把光辉灿烂的中国绘画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

的英名永远长留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

车到了魏公村便向左折去，缓缓地行进在一幢幢崭新的、拔地而起的高楼之中。

前面不远处，停着许多车，站着不少人。她最先发现的是李可染、李苦禅。再往前几步，大都是她认识的——文化部的领导、文学艺术界的名家，凡是在北京的，差不多都来了。

车还未停稳当，新风霞就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跳了下来，兴奋地、默默无言地同每一个人握手。然后，他们不期而同地向墓地走去。

墓地简朴肃穆，象它的主人一样。常青柏树环抱着并列的两个水磨石墓穴。北头竖着两块洁白的汉白玉石碑。右边的那块碑上镌刻着：

湘潭齐白石墓

左边那块上刻着：

继室宝珠之墓

这苍劲、雄浑的十二个大字，是白石得意门生、当代著名的画家李苦禅老先生书写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也成了批判的对象。莫须有的罪名象一盆盆污水泼到了这位早已长眠于地下的老人身上。一些人当着李苦禅的面，把齐白石的塑像砸碎了，那是砸碎他的一颗心啊！苦禅痛心疾首。他最了解他的恩师——一个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历尽艰难困顿攀上中国画苑艺术高峰的一代宗师高尚的画品与人品，如今一切都颠倒了。

在抄家最紧张的日子里，他让儿子将恩师送给自己的几方印章，用废纸伪装好，放在破鸡窝里。其中刻着“死不休”的一

方，是他们师生的宝贵信物，记叙着他们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段难忘的丹青生涯……

一九二三年四月的一天，一个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的青年学生，踏进了跨车胡同十三号齐白石寓所的门，恳切直率地说：

“齐先生，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能不能收我。我现在还是个穷学生，也没什么见面礼孝敬，等将来我有了工作挣了钱，再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

这位青年学生就是李苦禅。他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一个偶然的机缘，启迪了他的绘画艺术的灵性，从此，他便象着了迷一样爱上了画画。

二十一岁时，在乡亲们的资助下，这位当初叫李英杰的青年便长途跋涉来到了北平。他人地生疏，孤单一身，幸得老僧的怜爱，在寺观中给了他一席栖身之地，又考取了不收学费的北大附设的“勤工俭学会”，半天干活，半天学习，到北大中文系旁听。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

白天，他是高等艺术院校的学生，夜间，他是奔跑于北平坑坑洼洼土路上的“洋车夫”。数九寒冬，酷暑盛夏，他用自己的汗水向生活挑战，为艺术苦斗。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想起了宋朝的范仲淹，学着他的办法，每天熬上一锅粥，凉了，一划为三，每餐只用一份。如果能撒上一点虾糖（筛剩下的碎虾皮，价格贱），那就是美味佳肴了。

他的绘画用具，大多是拾取人家扔掉的铅笔头、炭条尾巴。

他硬是这么苦撑着、搏斗着。他在追求着光辉灿烂的绘画艺术。

同学林一卢为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就赠给了他一个名字：“苦禅”。

“苦”，那是不言自明的；“禅”，中国写意图，古代也称文人

画、禅宗画，“苦禅”不就是“苦画画的”意思吗！对，李英杰就是一个“苦画画的”。

苦禅一听，高兴地说：“名之固当，名之固当！”于是，李苦禅这名字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

白石默默地听着眼前这位青年诉说自己的身世，他的经历近似老人年轻时学画的遭遇；他对于艺术如痴如狂的执着追求；他的坚强、正直、纯真的品格，深深地感动了白石，白石答应青年的请求。

苦禅一听，急忙地行起了拜师礼：

“学生这给老师叩头啦！”

话音刚落，就在白石跟前下跪。

老人十分兴奋，连忙把他扶了起来，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点头，微笑。

苦禅是北平艺专西画系的学生，跟白石学国画，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白石非常器重这位弟子，不但不收他的学费，有时还留他在家吃饭，还送给他绘画用品。

在白石的精心培育下，苦禅的绘画艺术渐见峥嵘。到一九二五年检阅学生毕业成绩时，校长林风眠见到一幅署名苦禅的国画，很是不错，便问：

“我怎么不知道咱们艺专还有位苦和尚？”后来知道这就是李英杰时，便赞叹不已。

师生的友情是深厚的。山东大汉的率直，湖南老人的刚毅，使他俩同样对黑暗势力疾恶如仇，使他们在艺术的切磋之中，锤炼了自己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品格。

在苦禅的一幅《竹荷图》上，白石语重心长地题道：

苦禅仁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忌妒，理

势自势耳！

然后，他亲自操刀，治了一方“死不休”的印章送给了弟子，寄寓着他的“丹青不知老之将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情怀，勉励苦禅，鞭策自己。

有一次，苦禅根据老师的意图，画了一幅《鱼鹰图》。画面上是一片夕阳余晖闪烁的湖水，水中，落落黑石上栖满了鱼鹰。

画送到了白石那儿。老人一见，十分高兴，欣然命笔题词，

看见赣水石上鸟，
却比君家画里多，
留写眼前好光景，
蓬窗烧烛过狂波。

苦禅仁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记廿八字。白石山翁。

接着，又另外题道：

余门人弟子数百人，人也学吾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里无鬼神矣！

白石对于苦禅的绘画艺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这难以忘怀的情谊，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但始终没有磨灭。即使在象“文化大革命”那样险恶、艰难的逆境中，苦禅仍然默默地思念着白石，他坚信历史总会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天。而这一天，他终于盼来了。

十年浩劫中，白石的墓地遭到了破坏，墓碑不知散落到何处。为了永远缅怀当代这位艺术大师，纪念他在中国绘画艺术

上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党和人民决定重修齐白石墓地。

经齐家后代倡议，请李苦禅重新书写碑文。因为只有他，才是当之无愧的。李苦禅自己，更是无比兴奋。他想起了拜师时说过的话，这是再好不过的对恩师的孝敬。于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利用他精神最好的上午半天时间，精心地一连写了二十多幅，然后经过仔细的对比，从中选定了两件，刻于碑上。

他默默地站在墓前，微风轻轻地拂着他的几丝银发。他的右边是新凤霞，左边是美术界的其他同仁。

仪式是简朴、庄重的。大家排成两排，向着墓碑，深深地三鞠躬，然后，沿着墓地，走了一周。

祭奠的仪式，吸引着周围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越聚越多，沿着郁郁葱葱的柏树栏杆，紧紧地围成了一圈。他们默默无语，悄悄地听着圈内祭奠人的低声细语，好象要从中了解这位长眠于这里的老人的辉煌的一生。

一个小男孩挤了进来，张望着，带着迷惑的眼神，询问身边一位爷爷：

“老爷爷，他们在干什么啊？”

“他们在扫墓！”老爷爷低下头，迎着小男孩的目光，笑了笑。

“给谁扫墓？”

“大画家齐白石，喏，那石碑上写着。”

“是不是画虾画得特别好的齐爷爷？”

“正是的！你怎么知道齐爷爷虾画得好？”

“我爸爸告诉我的。”小孩顿了一下，又说，“我看过他画的虾，真好。”

老爷爷很感兴趣地问：

“你在哪里看过？是书上？”

“不，是长长的一卷。”小孩边说边比划着，“我爸爸说这是爷爷一生最珍爱的东西。前几年，爷爷去干校，就把这画交给我爸爸，爸爸包了又包，放在天花板上，去年取了下来，我看了，可爸爸淌着泪，说爷爷死在干校时，还问着这幅画。”说到这里，小孩语气变得低沉、缓慢。

“现在呢？”老爷爷关切地问。

小孩高兴地仰起了头：“挂在爸爸的书房里，我天天都看。”小孩又问：“齐爷爷为什么画得这么好？他是怎么练会的？”

“你爸爸没有告诉你？”

“说了一些。说齐爷爷出身很苦，只念了半年不到的书，完全靠自己苦学，是这样的吗？”

老爷爷赞许地点点头。

围观的人们被这一老一小的对答吸引了过来，在那里静静地听着。

这块曾经是荒凉的旷野，自从老人长眠在这里以后，闪耀出千万缕情丝，牵系着千万颗人心，令人向往，令人怀念！

二、善男信女

三更时分，齐十爷勾起食指关节，轻轻地敲了几下壁板，叫道：“璜儿他妈，起来吧，时候不早了。”

“知道了！”里屋传来了年轻女子的声音。

他坐了起来，从枕头底下取出了一盒火柴，点着了油灯。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使这间三丈见方大的屋子内陈放的一切，显出了朦胧的轮廓。

床头依着窗户。窗户上挂着半截打着补丁的花格旧帘子。下面摆着一张陈旧的、凹凸不平、裂开了缝的小条桌，桌上堆满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

对面的墙上挂着斗笠、衣服，下面两个大缸，盖着木盖，是盛全家的口粮用的，可里面空空的，没有一粒米。

齐十爷靠着床头，扫了一眼他早已十分熟悉的屋子，拿出了烟具，装上了烟丝，弯下身子，就着油灯，叭哒、叭哒地抽了起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青灰色的烟雾，从他的鼻孔里、两片厚厚的嘴唇缝间，溢了出来，一缕缕，轻拂地，袅袅地上升，到了最高处，渐渐地消失莫辨了。

这是他唯一的嗜好和享受。对于一个身处湖南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之中的贫苦农民来说，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高的享受了。

他两眼直视着天花板，静默地吸着，吐着，看着，想着，他是在玩味，也是在思索。

昨晚，他上床很早，但是一直未曾合眼。额头上、眼角处，那深深刻下的又粗、又密的皱纹，今天似乎更多了。一张慈祥的、饱经风霜的古铜色的脸，使他显得比实际五十八岁的年龄更苍老些。

阿芝来到世间已经八个月了。这是他第一个孙子。老年得孙，三代同堂，人丁兴旺，虽然穷，心头还是甜的。前村的张老汉，扛长活时的伙伴，六十七岁了，几乎比他大一轮，还没有孙子，急得不得了，而他倒先抱上了。他心花怒放。那喜悦、自豪的心情，不亚于孩子的父母。

每天收工回来，跨进门槛，他问的第一声是：“阿芝睡了吗？今天好吧！”